



史迪威与蒋介石

● 苑 鲁 著 ●

重庆出版社

史迪威与蒋介石

苑 鲁 王 敏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1989年·重庆

责任编辑 张德尚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刘黎东

苑 鲁 王 敏 著
史 迪 威 与 蒋 介 石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宣汉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875 插页6 字数255千
1990年1月第一版 1991年4月 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 3,001—8000

*

ISBN7-5366-1067-X/K · 61

定价: 4.35元



蒋介石、宋美龄与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右起第一人），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左起第五人）等盟军将领合影。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被迫退入印度。图为在印度兰姆伽整训之中国驻印部队一部。

史迪威与宋庆龄在重庆。



史迪威与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在重庆。





图为史迪威将军装备训练之中国驻印军坦克部队。

密支那前线中美炮兵并肩作战。



卫立煌指挥的云南远征军强渡怒江，入缅作战。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图为蒋介石夫妇设宴招待美国客人。



1944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帕克里特·赫尔利到重庆。（从左至右）宋子文、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蒋介石、赫尔利、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何应钦。

目 录

第一章：命运指向中国.....	(1)
第二章：入缅作战.....	(24)
第三章：全线崩溃.....	(77)
第四章：丛莽中的启示.....	(110)
第五章：兰姆伽.....	(127)
第六章：两种美国人.....	(145)
第七章：掉在泥淖里的岁月.....	(175)
第八章：重返北缅.....	(217)
第九章：行动代号——“迪克西”.....	(271)
第十章：总统特使.....	(304)
第十一章：手中的利斧.....	(322)
第十二章：未完成的使命.....	(364)

第一章

命运指向中国

1

1941年12月8日，寒冷潮湿的凌晨。

“叮、叮、叮……”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黄山官邸的沉寂。

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他十分警觉地翻身下床，一边系着睡衣上的腰带，一边晃着长长的身子向电话走去。

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人在这种时候打电话来了。怎么，是前线又出现了重大军情？这些年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打击接踵而来，多了，也就不感到突然了。

蒋介石抓起电话，里面传来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激动得有点发抖的声音：“委员长，刚才戴雨农的电讯总台截获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美国人损失惨重，但具体情况不明。”

蒋介石脸上的睡意像是突然让一阵风给刮跑了一样，他吃惊得张大了嘴，瞪大了眼睛，只是“哼哼”地回答着。这太突然了，前不久日本驻美国大使村野还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怎么就这么忽然向美国下手了，而且

选在太平洋上的夏威夷。

“委座，今天夜里，驻上海的日军已经进占了租界，广州方面有15个营的日军兵力开始向香港的英国守军发起强大的攻势，菲律宾也遭到了日军的进攻，马尼拉机场上的美国飞机被日机轰炸，损失殆尽……”陈布雷急促地在电话里向蒋介石报告着。

这些消息使蒋介石惊愕不已，他已经听不清陈布雷在电话里说些什么了，他含混地对陈布雷说：“注意随时向我报告情况。”便把电话放下了。

蒋介石披上大氅，拧开落地式的美国收音机，有些焦急地调整着波段。一个微弱的声音在杀气腾腾，气势汹汹的《军舰进行曲》和《拔刀队歌》的乐曲声中，渐渐扩大，东京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正用激动得有些发颤的声音反复地播送着一条临时新闻：

“帝国陆海军于今天凌晨在西太平洋上与美军进入了战争状态。”

宋美龄不知什么时候也披衣下床，她从蒋介石身后伸过纤细雪白的手臂，把旋钮向一边转动着：“Darling，听听美国的。”

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正在播送莫扎特的小夜曲，宋美龄细细的蛾眉不禁锁到一块儿去了。蒋介石急躁地伸出手来又要再拧回去，被宋美龄用手挡开了。

这时小夜曲嘎然而止，一个男广播员用愤怒低沉的声音开始播送重要新闻，宋美龄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了最大限度：

“新闻公告，美联社华盛顿12月7日电：罗斯福总统发表声明说，1941年12月7日——这是个叫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可耻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军突如其来但蓄谋已久的袭击。”

蒋介石指着收音机问道：“Darling，它都说了些什么？”宋美龄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她正忙着专心致意地听着广播消息。

蒋介石从宋美龄紧张的神情中也猜出了那广播的内容，他不禁打了一个哈欠，伸着胳膊离开了。

蒋介石对日本人在珍珠港对美国海军下手的消息并不感到太气愤。“九·一八”距今已有10年了，就是“七·七”芦沟桥事变也有4年多了，在这艰难漫长的抗战中，蒋介石早就巴望着有一天能够把像苏联、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拖到一条船上来，以便不使中国作孤军抗战，想不到这一天竟终于来了。

前不久，李宗仁第五战区情报处就把有关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集结，准备开始攻击美国海军的消息通报了上来，当时蒋介石还不大相信，因为日本派出前太平洋舰队司令村野吉三郎将军任驻美国大使，恢复了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谈判，日美关系似有好转的兆头。现在看来这消息是准确的、及时的，据说发回这条消息的人，是在上海敌人心脏里的那位无名英雄。也是这位无名英雄将日军在台儿庄的作战部署及时密报了李宗仁，才使得中国军队打了一个举国欢腾的大胜仗。

天下慌慌，竟有人如此报效国家，忠于自己，想到这里，一种欣慰的满足使他心里感到乐陶陶的。

蒋介石操起电话：“接何总长。”

当他听到何应钦睡意朦胧的声音时，不禁恶作剧般地笑了：“嘿嘿，敬公，这么大的事情都惊不醒你的睡梦呀，告诉你吧，日本人在珍珠港把美国人打得稀哩哗啦了，嘿嘿，你看厉害不厉害，我想早上请各位来我这里聚聚，议一议。”

放下电话后，蒋介石伸手在屋角的火盆上晃了晃，又情不自禁地搓着，这热流从他的指尖迅速传遍了他的全身。蒋介石感到自己干瘦身体上的根根血管里的血液都好象特别欢快地流淌起来，他的面庞也泛起了难得的红晕。他伸手摸摸光光的脑门，轻声哼着西皮调子，踌躇满志地在客厅里来回踱起步来。

日本人在太平洋上冲着美国和英国开了火，中国战场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这样一来，中国从租借法案物资中能分配到的东西就更多了，美国的飞机、大炮、枪支、弹药，还有美元就会滚滚流向中国的，想到这里，蒋介石心里就痒痒地直抓。

换上了棉袍的蒋介石拉开了窗帷，黄山已经开始了又一个清新的早晨。

就在这天上午，蒋介石在黄山官邸客厅会见了苏联大使潘友新，美国大使高斯，英国大使卡尔。就太平洋战争的突然爆发向他们表明了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当面向他们各授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建议中、美、英、苏、澳、荷兰、新西兰等国家应立即建立军事同盟，以一致对抗德、意、日轴心国，各同盟国与轴心国决不单独订立媾和条约。这个建议立

即得到三国大使的赞同。

同日（即12月8日），中华民国政府发表了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署名的《对日宣战书》。

全国民众又一次沸腾起来。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也是出乎蒋介石意料的。自全面抗战以来，他多次派人与日伪接触，希望能缓解日军的进攻，能给他一个可以接受的和谈局面，太平洋战争的炮声已经最后打破了蒋介石的幻想，这时灭亡中国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蒋介石只有一条路——对日公开宣战。

2

蒋介石的努力，同样激励了正在重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他电告罗斯福总统，要求将中、美、英、苏、荷、澳5国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谈判的地点安排在重庆。

正忙于国内总动员的罗斯福总统，已感到焦头烂额，根本无法认真考虑这种会谈的意义，便很快回电马格鲁德，电请蒋介石在重庆主持这次联合军事会议。

12月20日，5国军事代表齐集重庆，经过协商，由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写出5国协同作战总方略。拟在1942年7月，以美国海空军以及中国陆军为主攻，英国海空军、苏联陆军为助攻，先消灭敌方空军，取得制空权，然后再对日本本土及中国东南地区，以外线作战攻势向日本帝国实行合击。

1942年12月24日夜晩，是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一场大雪刚过，美国东部的大地都厚厚地盖上了一层白皑皑的雪。

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通往白宫的路口已经被保安人员警戒起来。夜雾沉沉的大街上除了游动的警卫人员以外，几乎没有行人，显得十分冷清。座落在大街南侧的白宫却是灯火通明，几道明亮的探照灯光柱在它雄伟的建筑轮廓后面的夜空里频频移动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圣诞树上闪烁发亮，阵阵欢快的乐曲声从白宫草坪那边飘过来。

与白宫相距不远的行政大楼顶上，那些刚架设不久的高射炮林立的炮管伸向寒冷的夜空里。整个行政大楼的3楼都腾给了严阵以待的高射炮部队的官兵们。

这座3层楼房的行政大楼，已经陈旧不堪，虽然秋天里国务院大楼已经在乔治敦竣工，国防部五角大楼也已建成，但这时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仍旧挤在这幢显得过于破旧寒伧的，不起眼的楼房里。

大楼出口处，身材修长，衣着讲究，彬彬有礼的陆军部参谋长马歇尔正和目光炯炯，显得有些挑剔的史迪威走下台阶，他们俩人从下午一直谈到这会儿才出来。

执岗的卫兵向他们行礼，马歇尔十分庄重地举手还礼，史迪威还礼时显得十分随便又极不耐烦。

史迪威身材瘦长、结实，步履轻盈、矫健，这是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打棒球的结果。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

以情报工作方面的优异成绩而受到马歇尔的青睐，与马歇尔结下了终生的友情。后来，马歇尔在驻中国天津的15步兵团担任团长的时候，史迪威也在这个团里担任少校语言教官。那时，正赶上中国的大革命，南方的北伐军正向北方挺进，史迪威被派往徐州前线，他认真考察了蒋介石的黄埔军队和北洋军阀张宗昌部队的作战情况，写出了很有预见性的报告。他对中国的风俗民情、政治派别都了如指掌，他能用标准的北平话与天津街头的黄包车夫们随意摆谈。他在团里周刊《步哨》上发表的关于中国局势中人物介绍的文章最受人们所欢迎，按照他指引的线索去认识中国政治迷宫里发生的事情，总算还能有点眉目。

史迪威与马歇尔建立起的友谊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7年，马歇尔主持本宁堡步兵指挥参谋学校工作时，就委任史迪威为该校的训练主任，让他掌管学校的全部训练课程的安排。1938年，马歇尔担任陆军总参谋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包括史迪威在内的几名上校军阶的军官为陆军准将。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史迪威正在担任驻守加利福尼亚南海岸的美国第四军第七师少将司令官。他知道，这个时候国家正需要自己，他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新的任命。终于，他盼望已久的召唤来了，马歇尔亲自从华盛顿挂来了电话，要他立即赶来华盛顿，准备接受新的任命。

史迪威接到调令后，回到卡梅尔的别墅，告别了妻子和儿女，便立即星夜兼程，从西到东飞越了整个辽阔的美国国土，来到了华盛顿。

马歇尔和史迪威跨进了停在行政大楼前的小轿车。汽车

启动了，他们微微后仰，头枕在沙发靠背上。马歇尔目光平视前方的黑夜说：“艾森豪威尔目前正在准备一次重要的行动。”

“是在北非方向？”史迪威敏感地问道。

马歇尔没有作回答，他好像在考虑其他的问题。

史迪威有些烦躁，他甚至觉得马歇尔是在有意向他卖关子，他有些不耐烦，看起来好像是冲着丘吉尔来的：“我们的敌人在东方，是日本人，我们不应该放弃太平洋，而让英国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看总统准是让他那些花言巧语给迷惑住了。”

马歇尔朗朗地笑起来：“谁的花言巧语，是丘吉尔的吗？”他的目光中好像带着某种长者的教诲，像是对小兄弟一样宽容地看着史迪威。

马歇尔明白史迪威出于他的经历和感情，是主张美国把战略重点放在太平洋方面的。但马歇尔的目光早已从珍珠港那些破烂不堪的劫后惨境中移到了欧洲，移向那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德国。因为，德国人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远远优于日本人，德国人的潜在威胁对美国的影响远远超过已经给美国以珍珠港惨败的日本人。

这时，汽车驶到白宫的大门前，汽车放慢了速度，一名白宫警卫看见车里坐着的是陆军参谋长便放行了，汽车在一片喧哗声里一直驰到了白宫后面草坪的边缘上才停了下来。

草坪上的圣诞树已经亮起了五颜六色的彩灯，白宫2楼的平台，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一件巨大的深蓝色的海军斗篷把他的身躯严严实实地裹住了，他正带着微笑，在欢乐的气氛中听着丘吉尔那十分注意文学修辞的圣诞献词：

“从事自由事业的同事们，我能够在我的杰出的朋友——总统用来把美国家家户户联成一体的，由圣诞的友爱和仁慈所组成的项圈上增添一个小链而感到非常荣幸，”丘吉尔容光焕发地讲着这些话的时候，不时殷勤地把闪闪的目光移向总统夫人，以表示英国人的礼貌。

马歇尔和史迪威在人圈里站定，那圣诞树上五光十色的光芒把军人和妇女身上的铜纽扣和服饰照得闪闪发亮，人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喜悦，他们好像完全忘记了美国曾经有过珍珠港那样的耻辱似的，好像忘记了麦克阿瑟正在菲律宾巴丹岛上艰难地抵抗着日本人的进攻。

首相圣诞献词完毕后，大家唱起了《啊，小小的伯利恒镇》，那庄严雄浑的歌声震撼人心：

.....

然而在阴暗的街中闪耀着，
永远不灭的光芒，
长年累月的希望和恐惧，
今晚集中于你一身。

.....

史迪威对丘吉尔的几个随行人员不认识，马歇尔低声告诉他：“站在丘吉尔身边的是比弗鲁克勋爵，再过来是迪尔陆军元帅，后面那位是波特尔空军上将，跟着是庞海军上将和首相机要秘书雅各布上校。”

“好家伙，一个个官气十足，那派头真叫人恶心。”史迪威恶狠狠地啐道。